

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家庭与传承



李利川在高原巡逻执勤。

在河南洛阳伊川一个普通家庭的客厅里,有一个朴素的书架。其中一层被女主人打理得格外整洁,那里珍藏的不是书籍,而是三个儿子从高原寄回的一封封家书。

这位母亲的三个儿子分别是:李利川、李顺川、李伊川。他们先后穿上戎装,在陆军不同单位服役。今年,他们分别驻守在高原几座遥遥相望的“云端哨点”。于是,一封封寄自云端的信件,便开始从不同的海拔高度,飞向母亲的这个书架。

这些跨越山河的家书,总是断断续续,有时只是一页写着“一切安好”的短笺,有时是一段记录内心感悟的随笔,有时信中还夹着一张随手拍的照片,像极了高原上飘忽的风和云。

在海拔四五千米的生命禁区,在信纸的方寸之间,他们用朴素的笔墨,记录着青春与风雪的对峙、个体与家国的交融。这些被精心筛选过的生活碎片,是三兄弟献给家人的成长日记。他们通过书信,分享着高原的风

雪、关山的云月,以及只有彼此才懂的青春。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刻意的修饰,只有一字一句真实的内心,看似微不足道,却是这个时代关于忠诚与奉献的真诚注脚。

坚守在生命禁区,这一封封寄自云端的家书,成了兄弟三人心中的“精神哨所”。今天,让我们轻轻展开这些信笺,品读这些写在“云端”的成长日记,聆听三兄弟的坚守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■ 彭刚柱

哨所绽放『老山兰』



清晨的阳光越过老山脊线,缓缓洒向武警麻栗坡中队的营区。在营区东北角,一片精心打理的花圃里,数十株“老山兰”在晨光中苏醒。

细长的叶片承载着露水的重量,每一滴都折射着光芒。这片看似寻常的兰花,在中队官兵心中却有着特殊的分量——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,更是精神的传承者。

那年,中士潘朝新还是一名刚下连的新兵。蒙蒙细雨中,指导员将一株翠绿的兰苗递到他手中,兰叶上还挂着水珠。“朝新,以后这株‘老山兰’就交给你了。”指导员的话简单却意味深长。

潘朝新蹲下身,用手指在湿润的泥土中挖出一个小坑,将兰苗轻轻放入,再仔细培土。

那时的潘朝新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。几个月后,他决定将长势喜人的兰花移栽到采光更好的一处地方。当他小心地拨开泥土,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——这株看似柔弱的兰花竟已长出根系,如战士紧握的拳头,抓住脚下的土壤。

一级上士甘志辉在中队坚守10多个春秋,见证太多新兵的成长。他常对潘朝新说:“不要低估战士的决心,就像你所旁的‘老山兰’——看似柔弱,根却能穿透石缝,找到生机。”

这句话在潘朝新的训练生活中得到了印证。从执勤理论到实战技能,从精度射击到体能强化,在日复一日的锤炼中,潘朝新渐渐明白了“扎根”的真谛。

南陲的雨季来得突然。一场风雨席卷营区,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。翌日清晨,潘朝新发现,自己的“老山兰”被风雨吹倒在地,枝残花落,泥土四溅。他小心翼翼地扶起倒伏的兰株,手指轻轻拂去叶片上的泥渍,心里满是担忧。

“老山兰”就像咱的战士。”老兵李华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,“叶子蔫了,它的根却还牢牢抓着土。只要根在,就有希望。”不久,那株看似萎靡的“老山兰”重新挺立起来,叶片边缘渐渐愈合,反而增添了几分历经风霜的坚毅。

有一天,营区广播里传来《我爱你“老山兰”》的歌声,“我爱你呀‘老山兰’,顽强的生命倍受了摧残,芬芳的花朵开得鲜艳……”歌声像一道光,照进了战士们的心。

又是一个清晨,潘朝新站在花圃前,手中捧着一株从母株上分下来的新苗。在他面前,列兵徐鹏挺直腰板,神情庄重地接过这份特殊的礼物。

“以后,这株‘老山兰’就交给你了。”潘朝新重复着多年前指导员对他说过的话,“‘老山兰’扎根下来就能成活。根扎深了,它就会在你身边开花。”

“老山兰”的传承,在中队已经持续了10余年。每一株“老山兰”都在诉说着一个成长故事。上等兵卢贤治在日记本上工整地写着:“读了王建川烈士的家书,我终于明白什么叫‘忠孝两全’。既然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,就要用坚守边疆来践行对祖国的忠诚。”

列兵徐涛森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这种传承。在今年的勤训轮换考核中,他的射击课目取得了满分。擦拭心爱的钢枪时,他说:“每次扣动扳机,我都会想起王建川烈士家书中的那句话——战士的决心早已融进枪膛。这不仅是一句口号,更是我们的信念。”

夕阳的余晖洒满营区,又到了交接岗的时间。哨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哨位,挺直的脊梁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他们依次交接装备,每一个眼神都坚定如钢。在他们身后,那片“老山兰”静静挺立,细长的叶片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

写在『云端』的成长日记

■ 马振平
马 峰
本报特约记者
王 钰 凯



图①:李顺川仰望挂在营区中的荣誉战旗;图②:李利川(左)与战友在营区散步;图③:李伊川在高原哨位执勤;图④:李顺川给母亲写信;图⑤:休息时间,李顺川与母亲、哥哥们视频通话。
图片由本人提供

熬”:“结束一天的训练,深夜头疼欲裂。因严重鼻炎数日鼻塞,只能用嘴呼吸,喉咙干得像‘撒哈拉’。在滴水成冰的日子参加夜训,防寒靴不小心灌进了雪,脚趾冻得麻木了,我使劲一动脚趾,确认它们是不是还在……”

这些苦与累,李伊川没有告诉父母,他早已答应哥哥们“报喜不报忧”。

一天午后,连队受领了修缮训练场的任务。烈日下施工,李伊川的脸变得又红又黑,皮肤又痒又痛。他正暗自烦躁,目光却被一位同年兵吸引——那位战友头皮晒出水泡,却用毛巾轻轻一盖,低着头吼着号子,将铁镐一次次砸向坚硬的地面。

这些苦与累,李伊川没有告诉父母,他早已答应哥哥们“报喜不报忧”。

一天午后,连队受领了修缮训练场的任务。烈日下施工,李伊川的脸变得又红又黑,皮肤又痒又痛。他正暗自烦躁,目光却被一位同年兵吸引——那位战友头皮晒出水泡,却用毛巾轻轻一盖,低着头吼着号子,将铁